

紙湖農場——土地關懷的縮影

G+ 讀 0 推文

2018-01-11 記者 林芷懷 報導

從台三線隧道邊的小路彎進去，不到三百公尺的路程，以木頭打造的「紙湖」招牌便映入眼簾。紙湖農場，位於獅潭鄉北邊的百壽村境內，「紙湖」一詞取自百壽村舊地名，早期日治時代，獅潭一帶以造紙聞名，造紙過程用來浸泡竹子的水塘便叫紙湖。紙湖農場由彭文淦先生一手打造，曾協助獅潭在地古道的開發以及擔任古道文史導覽員的他，近年專注投身於農場的經營，以露營與無毒蔬果為賣點，吸引遊客駐足獅潭。



隱身台三線小路邊的紙湖農坊。(林芷懷 / 攝)

從沒離開過 深耕獅潭不遺餘力

從小在獅潭長大的彭文淦，年輕時在外地做過裝潢業和保險等工作，但都是當日來回通勤，從來沒有離開過獅潭。對於協助過挖掘挑紙古道等當地人文歷史工作，彭文淦謙虛的說：「長期住在獅潭，平常跟老人家聊天就會知道一些事，大概知道一些而已啦，沒有很深入了解。」談及當初建造紙湖農坊的契機，彭文淦的爺爺民國四十年初在這塊土地種茶，民國七十五年廢耕後便種了些油桐樹等的雜木。後來他一邊上班一邊著手整理這塊地，一直到十七、八年前，他的奶奶的身體微恙、需要長期陪伴，彭文淦便放棄外面的工作回到家鄉。

談話間，彭文淦總是用「我們獅潭」開頭，儘管說著沒有很深入了解，對於獅潭無論是土地面積、人口、歷史或是現況卻瞭若指掌，從小生長家鄉的情感不必透過一字一語便表露無遺。



彭文淦招待客人、與朋友泡茶聊天的木屋。(林芷懷 / 攝)

維護土地 堅持無毒友善耕作

初期，彭文淦種植了一些蔬果，後來他心想，這塊地還能做些別利用，並陸續搭建了木屋、觀景台，提供人們露營休憩的場所。紙湖農場占地約一公頃，全部由彭文淦一人打理，放眼望去—

片綠意盎然，令人心曠神怡，農場中央排列著規劃整齊的農作物，有木瓜、茄子、小黃瓜、百香果、洛神花等，所有的農產品皆標榜無毒、友善耕作。友善耕作，意即沒有使用任何化學農藥和肥料，將對大自然傷害降到最低的一種耕作方式。無毒農業耗人力又耗資財，使用的農藥價格是一般農藥市價再多上一倍。與有機農業不同的是，有機農業需要通過政府認證，而認證費用對於在地小農而言是一大負擔。彭文淦笑說：「我們做農作的，跟你們讀書一樣很辛苦，你們是靠老師打分數，我們是靠天吃飯。」那為什麼堅持用無毒的方式耕作呢？「就想說維護環境阿。」彭文淦簡短的回答，一切彷彿再理所當然不過。



整個無毒友善耕作農場由彭文淦一手打造。(林芷懷 / 攝)

休耕與造林 獅潭的發展困境

身為獅潭農業與觀光兩個主要產業的一環，彭文淦對於獅潭無法蓬勃發展有一套看法。他認為，獅潭的氣候環境是得天獨厚的，因為溫差大，種植出來的蔬果通常品質較好，出產的草莓評比甚至比大湖還好。但因山多平地少，種植面積有限，無法大量生產，只能自產自銷，成為獅潭農業發展的一大阻力。而政策的缺失也難辭其咎，約三十年前政府實施休耕政策，許多耕地荒廢。每個小梯田就像一個蓄水池，那麼多梯田合在一起便等於一個水庫的面積，彭文淦認為政府一直蓋水庫是一大錯誤，近年旱災，附近的明德水庫大缺水，「那些補助費用不如讓上游的人復耕回去，做一些蓄水的作用，會比水庫來的作用好。」他說。

說起政府的政策缺失，彭文淦提起另一錯誤的政策—造林。森林中有許多藤蔓類，例如小花蔓澤蘭、藤蕁攀附、把整棵樹遮住後，樹木吸收不到陽光便會死亡。政府因此砍伐原有樹木，種植新的樹木。而新種的樹種由政府規定，頂多兩到三種，比起原始森林超過二十種樹木，大大降低了物種多樣性。再者，新的小苗要耗費多年才能長成擁有蓄水功能的大樹，使得森林的蓄水成效不如以往。彭文淦表示，政府相反地應該獎勵護林，鼓勵在地人清除有害的藤蔓，保護好原有的樹木。

用己所長 以生態活化觀光

觀光的阻力則在於交通。「就是因為道路太方便了。」自從台三線拓寬四線道之後，道路變寬敞了，交通變方便了，許多人開車經過這裡，看一看就走了。他舉了南庄的例子，進去南庄再出來的路較為遙遠，因此多數人會停留一晚，住宿即會產生消費，帶動觀光。獅潭則只是一個路過的景點，鮮少人駐足停留。

儘管情況不樂觀，彭先生仍然十分肯定獅潭的觀光價值，因為其他高山地區的生態沒有獅潭這樣的淺山區來的豐富，他做出結論，認為朝生態發展，以生態活化觀光，是可以嘗試的方向。

看著彭文淦的身影在農場間來回穿梭，從小木屋的吧台、池塘，到充滿生機的農作區，其實不難明白，紙湖農場就像是一個彭文淦對土地關懷的縮影，一花一葉，一樹一草，他都細心保護著。



綠意盎然的獅潭生態是發展契機。(林芷懷 / 攝)

延伸閱讀：

「紙湖」農場的由來

▲TOP